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拾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PDG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四十八

隋

煬帝

〔丁〕大業三年春正月突厥啓民可汗來朝正月朔旦大陳文物突厥啓民可汗入朝見而慕之請襲冠帶帝大悅

三月殺故長甯王儼

故太子勇之子

及其弟七人

初雲定興

故太子勇昭訓營氏之子

坐媚事太

子勇與妻子俱沒官爲奴婢及帝卽位聞其有巧思召之使典營造時宇文述用事定興以明珠絡帳賂述述大喜兄事之薦使監造兵器因謂之曰兄所作器仗並合上心而不得官者爲長甯兄弟未死耳定興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請處分帝然之乃鳩殺長甯王儼及其七弟

襄成王恪之紀柳氏自殺以從恪

夏四月詔頒新律帝以高祖末年法令峻刻詔牛弘等造大業律十八

篇頒行之民久厭嚴刻喜于寬政其後征役繁興有司臨時迫脇以求

濟事不復用律令矣

旅騎尉劉炫預修律令牛弘問曰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于前誠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

府吏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虛覆治餽練不密則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駭云老吏抱案死事繁政繁賦此之由弘曰魏齊之時今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當處何也炫曰往者州惟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

夏商周文勝質
已難如夏
商之舊善
會使然
倘執省官
省事之說
有案不須
重校覆治

則舞文弄
法者乘之
矣不揣澄
清吏知是
本但知自
古非今者
號寬政者
徒養奸耳

其餘具條則長官自時今大小之官悉由吏部機芥之迹皆屬考功
書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養其言而不能功

改州爲郡

更定官制 改上柱國以下官爲大夫置殿內省與尙書門下內史祕書

爲五省增謁者司隸臺謁者臺掌受詔申奏
司隸臺掌諸巡察與御史爲三臺分太府寺置少

府監與長秋國子將作都水爲五監又增改左右翊衛等爲十六府廢

伯子男爵

六月詔爲高祖建別廟 初高祖受禪惟立四親廟同殿異室而已帝卽

位命有司議七廟之制禮部侍郎許善心等奏請爲太祖高祖各立一

殿準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並分室而祭從迭毀之法帝謂柳晉

字顯言懷之
孫晉與晉同

曰今始祖及二祧已具後世子孫處朕何所乃詔爲高祖建

別廟既而方事巡幸竟不果立

帝北巡次榆林郡卽勝州
注見前啓民可汗及義成公主來朝吐谷渾高昌皆入貢

車駕北巡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行山達于并州以通馳道過雁門

本代州大業初改郡
今仍爲州隸山西

太守邱和

洛陽人

獻食甚精至馬邑卽朔州
注見前太守楊廓獨無

所獻帝不悅以和爲博陵

卽定州
注亦見前

太守使廓至博陵觀之由是所至獻

長孫是欲
示諸蕃威
重未嘗不
可以禮諭
之乃設香
草口給肆
其誠待遠
人之道

食競爲豐侈至榆林遂欲出塞耀兵徑突厥中恐啓民驚懼先遣長孫

晟諭旨

啓民率諸因召所部酋長咸集晟欲令啓民親除草示諸部以明威靈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

謂是留香草耳啓民乃悟曰奴之罪也遂拔所佩刀自交庭草其貴人及諸部爭效之于是發榆林北境東達于薊開爲御道長

三千里廣百步啓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吐谷渾高昌並遣使入貢
帝令宇文愷爲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以宴啓民及其部落作散樂諸
胡駭悅帝賜啓民路車乘馬鼓吹幡旗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

秋七月築長城

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

隋書地理志定襄郡

大利縣有紫河大利故城在今歸化城西北

蘇威諫不聽

明年七月復發丁男二十餘萬築之自榆谷而東榆谷注見前

殺太常卿高穎尙書宇文弼光祿大夫賀若弼帝之徵散樂也太常卿
高穎諫不聽退謂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鑒不遠安可復爾
又以帝遇啓民過厚謂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爲後
患宇文弼私謂穎曰天元之侈以今方之不亦甚乎賀若弼亦私議宴
可汗太侈並爲人所奏帝以爲誹謗朝政皆殺之穎有文武大略明達
世務以天下爲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虎皆穎所薦及死天下莫
不傷之

免內史令蕭琮僕射蘇威官琮以皇后故甚見親重與賀若弼善弼既

誅又有童謠曰蕭蕭亦復起帝由是忌之遂廢于家未幾卒蘇威以諫

築長城故亦坐免

八月帝至金河在古雲內州東南西流入黃河雲內縣在今吳興武旗幸啓民可汗帳車駕發榆林折金

河甲士五十餘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令宇文愷等造觀風行殿容數

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倏忽推移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布衣板樓

櫓悉備諸胡驚以爲神帝幸啓民廬帳啓民捧觴上壽王侯以下袒割

帳前莫敢仰視帝大悅賦詩曰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

空上單于臺皇后亦幸義成公主帳賜予甚厚帝還至太厲營晉陽宮道上天行開直道九十里至濟源等處史大

夫振街宅留宴三日乃還東都濟源縣今屬河南懷慶府

冬十月以裴矩爲黃門侍郎經略西域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

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訪諸商胡以其國山川風俗撰西域圖記三卷

入朝奏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傾以去縱橫所夏將三萬里發自磧磧至于四海凡爲三道北道從伊吾中道從高昌南道從鄯善西傾卽高昌西傾一名磧磧山在今衆品府洮州西

南道從千里外諸諸羌墩煌西矩因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帝于是慨然將通西域

以矩爲黃門侍郎復使致張掖引至諸胡啗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

隋書地理志謂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十五里蓋

城內外疆
城而西傾
以去縱橫
將三萬里
其詞未免
夸大蓋由
彼時惟訪
自商胡非
足為實據

域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糜費以萬萬計

〔戊辰〕四年春正月開永濟渠即今衛河亦曰御河源出河南衛輝府縣門山東北流合清淇流直隸山東之大名東昌河間諸府界至天津府會白河入海

發河北諸軍百餘萬穿永濟渠引沁水即古少水源出山西沁州沁源縣羊頭山東南流過岳陽沁水陽城縣界至河南懷慶府武陟縣入黃河考沁水本自入河此言南達于河北通涿郡丁男不供始役婦人

引沁水沁水本自入河此言南達于河北通涿郡丁男不供始役婦人

二月西突厥入貢西突厥處羅可汗之母向氏本中國人開皇末入朝

處羅之父泥利死向氏更嫁泥利之弟婆實特勒與俱入朝遂留長安至是裴矩在燉煌聞處羅思其母請

遣使招懷之帝遣謁者崔君肅楊帝妃作崔駘齎詔往諭處羅甚倨受詔不肯起

君肅責之曰突厥中分為二每歲交兵殺數十萬莫能相滅今啓民舉其部落卑躬折節入臣天子誠哀新寵謝罪請發使置可汗令入內國天子憐之故復遣使至此今可汗乃倨慢如是則夫人爲誰天子感伏尸都市修葺應大隋之兵責東國之衆左提右挈以擊可汗亡無日矣奈何愛兩拜之禮絕慈母之命惜爲墟乎處羅矍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詔書因遣使者隨君肅貢

汗血馬招之遂入朝帝得馬以殊禮使將五百騎常從進幸賜號曷婆那可汗

三月倭國即今日日本國在東海中有五畿入貢倭王姓阿每名目多利思比孤其國號阿輩羅華華言天兒也遣帝書

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帝覽之不悅詔鴻臚蠻夷書無

禮者勿奏明年帝遣文林郎裴清泛海至倭國其王迎清相見與語大悅遣使隨清來貢方物

帝如五原遂巡長城行宮設六合板城載以檣車每頓舍則外其輦以

爲外圍內布鐵菱次施弩牀以繩連機人來觸繩則弩機旋轉向所觸而發

夏四月齊王長史柳謩之

字公正

有罪除名

初元德太子卒齊王

諱世嗣

次當爲嗣帝爲之妙選僚屬以柳謩之爲長史且戒之曰齊王德業修備富貴自鍾卿門若有不善罪亦相及

陳寵遇日隆驕恣不法私納柳氏女

梁平公主嘗言柳氏女美帝久未答主以進

又違制攜伊闕令皇甫詡入宮又

與妃姊元氏婦通

陳妃章氏早卒與妃姊通召相工編

日以元德太子有三子恐

不得立乃陰挾左道爲厭勝至是皆發帝大怒斬陳左右數人賜元氏婦死王府僚皆斥謩之亦坐除名陳自是恩寵日衰

冬十月赤土

扶南別種即今暹羅國也在占城西南

入貢

帝募能通絕域者屯田主事

屯田工部屬主事流

職外吏

常駿請使赤土帝大悅令賁詔往賜其王駿汎海百餘日入境月

餘乃至其都

曰僧祇城

其王

姓豐曇氏名富利多塞

居處器用窮極珍麗遣子入貢

〔巳〕五年春三月帝巡河右

河西武威諸郡

夏四月遣兵擊吐谷渾不克西域諸國

來朝獻地置西海等郡

先是裴矩說鐵勒擊破吐谷渾其可汗伏允遣

使求救帝遣將迎之吐谷渾畏隋兵盛不敢降帥衆奔雪山

謂三雪山也

元和志大雪山一名蓬婆山在柘縣西北柘縣故城在今四川龍安府岷溪管

其地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詔皆置郡

縣鎮戍至是帝西巡將復擊吐谷渾伏允遁去遣其名王詐稱伏允保

車戎真山

在今青海西北

詔大將軍張定和字處廉萬年人等追討皆爲所殺惟衛尉卿劉

權

子世略京兆人

虜千餘口而還帝至燕支山

注見前

高昌王麴伯雅金城人其父嘉爲國人所立死伯

難伊吾吐屯設

突厥監伊吾官

等及西域二十七國謁于道左帝復令武威張掖

士盛飾縱觀以示中國之盛衣服不鮮者郡縣督課之吐屯設獻地

數千里帝大悅置西海

治伏侯城在今青海西

河源

治赤水城在今青海南

鄯善

即鄯善故國在今安西府燉煌縣西且

末

即且末故國在今燉煌縣西南

等郡謫天下罪人爲戍卒以守之命劉權鎮河源大開

屯田扞禦吐谷渾以通西域之路進表矩銀青光祿大夫

先是帝嘗謂給事郎蔡徵曰自青天

子有巡守之禮而江東諸帝多博脂粉坐深宮不與百姓相見此何理也及將西巡先命裴矩說高昌伊吾等國願以厚利使來觀于是至者雲集然所置郡縣在塞外者既多自西京東北轉輸歲鉅億計由是百姓

失業四方先困矣

是冬車駕東還行經大斗拔谷

在今甘南山丹縣南

山路隘險風雪晦冥士

卒多凍餒死妃嬪或相失與軍士雜宿山間

冬十一月以裴蘊爲御史大夫民部侍郎裴蘊以民間版籍多脫漏戶

口奏令閱實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又許民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

家代輸賦役是歲進丁二十四萬口六十四萬帝謂百官曰前代無賢

目為誣而誣道殺逆
誣為高悖道殺逆
實則道殺逆
衡怒其殺逆
報而誣道殺逆
華也故為妖
色仇其妖
轉不獨臣
固燕泥之
梁才耳

才致此罔冒今戶口皆實全由裴蘊擢授御史大夫

裴蘊善伺帝意所欲罪者則

從經典自後大小之獄皆付蘊輕重皆由其口

殺司隸大夫薛道衡

道衡以才學有盛名嘗上高祖頌帝不悅曰此魚

藻之義也

詩序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將罪之會議新令久不決道衡謂人曰

向使高頴不死令決當久有人奏之帝怒付執法者推之裴蘊奏道衡

負才悖逆有無君之心縊殺之妻子徙且末天下冤之

〔庚午〕六年春正月盜入建國門

有盜數十人素冠練衣焚香持華

讀作

自稱彌勒佛入建國門奪衛士仗將為亂齊王暕遇而斬之于是都下

大索連坐者千餘家

諸蕃來朝陳百戲于端門以示之

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陳百戲于

端門街執絲竹者萬八千人自昏達旦終月而罷所費巨萬自是歲以

為常

諸蕃請入豐都市交易許之先命整飾店肆珍貨充積人物華盛坊客過酒食店者悉令邀入醉飽不取其直給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歎其賄者頗覺之見以絹帛羅縠曰中國亦

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市人歡不能帝稱裴矩之能謂羣臣曰裴矩大識

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而未發者自非奉國盡心孰能若是

是時矩

軍宇文述內史侍郎陳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光祿大夫郭衍皆以詔諛有命述嘗止便殿侍衛者咸取則焉

野嘗勸帝五日一視朝曰無效高祖空自勤苦為也帝臨朝雖重賦言可觀而內存聲色日于苑中感陳陳

饒校燕王饒梁公蕭鉅千牛左右字文島及高祖懷德爲一席體尼道士女皆爲一席帝與蕭繇婚爲一席粵相連接酒醴清飢靡所不至蕭繇弟之子字文島廢之孫

遣兵攻流求今日琉球在東海島中直轄建省殺其王虜其衆以歸先是帝遣羽騎尉朱寬

入海求訪異俗至流求國而還至是復遣寬招撫流求不從乃命虎賁

郎將陳稜字長威江人發兵汎海擊之斬其王遏刺兜虜其民以歸

三月帝如江都

除榆林太守張衡名以王世充字行滿本西域人姓支氏父收從母更嫁王氏因冒其姓領江都宮監初帝

營汾陽宮在今山西忻州靜樂縣管澤山上山有天池宮環之張衡進諫帝意不平謂侍臣曰衡自謂由其計盡令我有天下也出爲

榆林太守已復敕督江都宮役衡聞薛道衡之死以爲枉楊玄感素之

奏之王世充又奏衡頻減頓具帝怒除名爲民以世充領江都宮監世充

性謔詐有口辨帝數幸江都能伺候顏色爲阿諛由是有寵

冬十二月文安侯牛弘卒弘寬厚恭儉學術精博隋室舊臣始終信任

悔吝不及者一人而已弘弟弼嘗射殺弘駕車牛弘自外還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弘無所問直云作脯坐定其妻又言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

穿江南河即今南運河自杭州達鎮江府入大江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欲東巡

會稽也

辛未七年春二月帝自將擊高麗夏四月至臨朔宮唐書地理志朔宮有故隋臨朔宮徵天下

腰人下生蛆
其死安能已
久死中云不
立水僅乎云
什且四謂大
史官張大乎
其詞所善
紂之不如是
甚爾然之廣
浮罪其紂矣

兵會涿郡。先是帝幸啓民帳時，高麗使者在啓民所，啓民不敢隱，以見

帝，帝納裴矩言。

矩說帝曰：高麗漢晉皆爲郡縣，今乃不臣。先帝欲征之久矣。今其使者親見啓民舉國從化，可因其恐懼，脅使入朝。帝從之。

敕使者還語

高麗王元入朝，久之不至，乃謀討之。課天下富人買馬匹至十萬錢，至

是遂下詔討高麗。帝御龍舟入永濟渠，赴涿，敕幽州總管元弘嗣

洛陽人

往東萊海口造船，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

者什三四。又敕河內、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送高陽。

注見前

供載衣甲

幔幕，令兵士自挽之。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須，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

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舳艫千里，往還常數十萬人，晝夜不絕，死者相枕

天下騷動。

山東、河南大水，

漂沒三十餘郡。

冬十月，底柱崩。

偃河逆流數十里。

王薄、張金稱、高士達、竇建德等兵起。

帝自去歲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

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塞下，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

半，耕稼失時，穀價踊貴，東北邊尤甚。斗米直數百錢，所運米或粗惡，令

民糴以償之，又發鹿車

小車也

夫六十餘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

不足充餼糧至鎮無可輸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侵漁百姓窮困于是

始相聚為盜鄒平

注見前

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

此山東之長白山也在今濟南府長白山縣跨鄒平淄川章邱諸縣界

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煽動避征役者

多往歸之平原

本德州大業初改郡今仍爲州屬濟南府

東有豆子航

即今鹹水沽在天津府東唐

羣盜多匿其中

有劉霸道者家于其旁喜俠遠近多往依之有衆十餘萬號阿舅

北人謂吳姓長

觀爲阿舅猶言長者也

賊漳南

隋縣宋省故城在今東昌府恩縣

人竇建德少尙氣俠膽力過人會募人

征高麗建德以選爲二百人長同縣孫安祖亦以饒勇選爲征士安祖

辭縣令怒笞之安祖殺令亡抵建德建德乃集無賴少年得數百人使

安祖將之入高雞泊

在東昌府恩縣西北

中爲盜時鄒

注見前

人張金稱聚衆河曲

作河濱清河之清也清河即今衛河

蓼

注見前

人高士達聚衆清河

此清河郡也注見前

自稱東海公往來剽

掠獨不入建德閭郡縣疑建德與賊通收其家屬殺之建德已至河間

聞難亡歸士達頃之安祖爲金稱所殺其衆盡歸建德建德兵至萬餘

人傾身接物人爭附之

胡三省曰賈建德始此

〔壬〕八年夏六月帝至遼東

即漢襄平城注見前

攻城不克

先是遣諸軍分道擊高麗

帝徵合水令庚契聞之賀曰事機在遠緩則無功陛下親行戰或未克懼損威靈者車駕實此命將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克之必矣左饒衛大將軍段文振亦曰水潦方降不可淹遲惟願勸諸軍速發勢威

可克如不時定脫過秋霖兵繼必竭非上策也帝皆不聽合水府經左十二軍出鏤方漢縣今

宋改安化今爲甘肅慶陽府治庚寅字行修季才之子段文提北海人

樂浪漢郡注等道右十二軍出黏蟬漢縣故城在今朝鮮國平壤府襄平等道

總集平壤高麗所都凡一百一十二萬人魄運者倍之連營漸進御營六

軍後發首尾互千餘里至是諸軍度遼水前注見敗高麗兵遂圍遼東

遼水高麗兵阻水拒守師不得濟將軍參議杖自請爲前鋒遣浮橋以濟師橋未成距岸丈餘鐵杖躍而登

戰死路軍接橋繼進高麗兵大敗遂乘勝進圍遼東城車駕度遼引還契那可汗及高昌王龜伯雅觀戰處

以懼之命尙書衛文昇撫其民建置遼東嬰城固守帝命諸軍攻之久不下諸將之東

報至是遼東固守帝命諸將攻之又敕諸將高麗若降即宜撫納不得疑兵城將隔城中輒請降將不許

赴先令驍兵比報至城中守禦亦備隨出拒戰如此再三帝終不悟

將軍來護兒以水軍攻平壤敗績秋七月宇文述等九軍大敗于薩水名一

六十里敗高麗兵乘勝入其城遇伏大敗而還宇文述于仲文字次武辛

世雄衛文昇等九人分出諸道會于鴨綠水即今鴨綠江在吉林島南源出長白

入海通典江即古馬魯水也高麗恃此爲天險西人馬皆給百日糧重莫能勝述令軍中遺棄米麥者

斬士卒皆于幕中掘坑埋之纔及中路糧已將盡高麗軍見隋兵有饑

色故欲疲之每戰輒走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遂濟薩水去平壤三十

一日行四百里與遼水及三萬餘人還者過其地餘皆載之辭此固由師老糧盡所為敵乘其不備敗之由皆以糧將多而事權不一紀律不齊是以不可復止如九節度之於河陽秦之於汜水皆一耳同軍行信賞必罰猶恐不能集宇文述等復軍之難除名已重蔽罪況重以私愛復

里而營高麗又遣使詐降曰若旋師當奉高元朝行在述等以糧盡而平壤城堅勢難猝敗遂還至薩水軍半濟高麗自後擊之諸軍皆潰將士奔還一日夜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惟二千七百人資械蕩盡帝大怒械繫述等而還

九月帝還東都誅慰撫使劉士龍諸將皆除名宇文述素有寵其子士

及尙帝女南陽公主故帝不忍誅與于仲文等皆除名爲民斬劉士龍

以謝天下

先是于仲文受密旨若高元及其大臣乙支文德來者必禽之會文德來詣仲文將執之士龍不可遂歸其還已而仲文又遣騎追文德被誘至薩水軍盡覆故放于敗尋

復宇文述官爵詔曰兵糧不繼乃軍吏失于支料非述罪也

于仲文憂卒

山東大旱

殺張衡 衡既放廢帝每令人覘之及還自遼東衡妾告衡怨望謗訕詔

賜自盡衡臨死大言曰我爲人作何等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促令

殺之

〔西〕九年春正月徵天下兵集涿郡始募民爲驍果

命代王侑留守西京以刑部尙書衛文昇輔之

靈武白瑜娑兵起賊帥白瑜娑劫牧馬連突厥隴右多被其患謂之奴

賊

三月濟陰

注見前

孟海公起兵據周橋

在今曹州府曹縣東北

海公衆至數萬見人稱

引書史輒殺之

後海公爲寶慈德所擒

帝復自將擊高麗命越王侗留守東都

帝議復伐高麗光祿大夫郭榮

字長榮太原人

諫曰千鈞之弩不爲鼯鼠發機奈何親辱萬乘以敵小寇乎不聽

命民部尙書樊子蓋

字華宗江人

輔侗守東都

齊郡

即齊州注見前

永張須陁

關鄉人

擊王薄等破之

時所在盜起齊郡王薄孟讓

北海

本青州大業初改郡今山東青州府是

郭方預清河張金稱平原郝孝德河間

本魏州大業初改郡今爲府屬

直格謙渤海

本滄州大業初改郡今仍爲州屬天津府

孫宣雅各聚衆攻剽多者十餘萬少者數

萬人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習兵郡縣吏與賊戰輒敗惟須陁勇決善戰

將郡兵擊王薄大破之薄北連孫宣雅郝孝德等十餘萬攻章邱

齊縣今屬濟南府

須陁擊之賊大敗賊帥裴長才等衆二萬掩至城下須陁未暇集兵

帥五騎與戰敗圍之百重身中數創勇氣彌厲會城中兵至賊稍卻須

陁乘勢擊破之郭方預等合兵攻陷北海須陁曰賊謂我不能救吾今

速行破之必矣乃倍道進擊又破之

歷城人羅士信年十四從須陁擊賊瀋水上賊餘布陳士信馳至陳前刺殺數人斬一人首以覆承之楊

以略陳賊莫敢近須臾引置左右每戰須臾先登士情爲副

夏六月楚公楊玄感起兵黎陽圍東都

玄感驍勇便騎射喜賓客蒲山

公李密

字玄邁一字法圭

弼之曾孫也少有才略輕財好士爲左親侍帝見之謂

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瞻視異常勿令宿衛述乃諷密使稱病自

免密嘗乘黃牛讀漢書楊素遇而異之與語大悅謂玄感等曰汝等不

及也由是玄感與爲深交

玄感時或侮密密曰若決機兩陳之間暗鳴嗷嗷使敵人震懼密不

日李密

素恃功驕倨或失臣禮帝心銜而不言及素死謂近臣曰使素不

死終當族滅玄感知之內不自安且以朝政日紊乃與諸弟潛謀作亂

至是帝命玄感于黎陽督運遂與虎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懷義

等謀故爲逗遛欲令諸軍乏食弟郎將玄縱萬石並從幸遼東玄感潛

召之皆亡還

萬石至高陽爲人所執斬于縣郡

時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趨平壤玄

感遣家奴僞爲使者從東方來詐稱護兒反六月玄感入黎陽大索男

夫移書傍郡以討護兒爲名各令發兵會于倉所以懷義爲衛州刺史

時已改州爲郡玄感仍

元務本爲黎州刺史河內主簿唐禕爲懷州刺史

在黎陽玄感謂曰爾夫肆虐陷身絕戚我今親帥義兵以誅無道爾意如何元正色曰尊公衛國語

元字達客明懷之子玄感

密爲玄感 畫策爲上 入 長安爲大 營及提兵 營大業經 孝和勸中 早定關以 徐洪客勸 以先取獨 夫自決若 能高祖初 唐事即計 入關事定 據險養一 卒能混見 區宇所見 同而所用 命雖曰天 事豈非人 哉

選運夫少壯者得五千餘人，篙梢舟人三千餘人，刑三牲誓衆，且諭之

曰：主上無道，不以百姓爲念，天下騷擾，死遼東者以萬計。今與君等起

兵，以救兆民，何如？衆皆踊躍，乃勒兵分部。唐禕逃歸河內，先是玄感陰

遣召李密及弟玄挺、密至，玄感大喜。玄感間計于密，密曰：「天子遠在遼東，公出其不意，長

繼皆盡其衆，不降則潰，此上計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關中鄠城所在，今帥衆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

長安，天子雖還，失其機，不可徐圖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連取東都，以號令四方，但恐唐賊告之，先已固

守，若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大勢去矣。」玄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盡在東都，取之先足動其心，且經城不攻，何以示威？今之下計，乃上計也。」遂引兵向洛陽，遣玄挺將千人

爲前鋒，先取河內。唐禕據城拒守，又使人告東都、越王侗等，勒兵爲備。

玄感渡河，從者如市，使弟積善將兵三千，緣洛水西入，玄挺踰邙山南

入，玄感自將三千餘人隨其後，其兵皆執單刀柳楯，無弓矢甲冑。東都

遣河南令達奚善意代人將兵五千拒積善，將作監裴弘策開封人將兵八

千拒玄挺，善意兵潰，鎧仗皆爲積善所取，引策戰敗走，將十餘騎馳入

宮城，餘皆歸于玄感。玄感每嘗謂曰：「我身爲上柱國，家累萬金，富貴非所圖也，今不顧族誼，者

數千立感盡銳攻城，樊子蓋拒守，玄感不能克。代王侑使衛文昇帥兵救東都，至華陰，掘楊素冢，示士卒以必死，直趨東都城，北玄感屢破之，衆至十萬，文昇衆寡不敵，死傷且盡，猶進與玄感決戰，會玄挺中流矢